

深受读者喜爱的经典名作

At this time for available. Under Agent...
are currently in use by other...
System, only those added that are available for...
tree as they are located. 1
Under Windows NT, the Under Agent...
Resource Information...
number of CPDs and the available memory...
system. On other platforms, this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When the Resource Node Usage By Available...
then StratusNet attempts to process usage of each...
When Resource By CPD is enabled, then no...
be created than there are available CPDs. The...
Memory StratusNet will query each instance of a...
project to it to see how much available memory it...
If the memory required for the project...
frame size and... exceeds the available...
StratusNet will not... the project to that...
Ownership Identification option makes...
the name of that Controller's computer...
made. You can override this ownership...
Owner ID.
field. You should use an identity that is...
process. Your name or perhaps your...

神秘莫测的传闻 · 震撼心灵的悬疑 · 难以破解的谜团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

惊心动魄、悬念叠生、神秘诡异的探险之旅

王春祥◎主编



团结出版社

深受读者喜爱的经典名作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

王春祥◎主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经典推理小说 / 王春祥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126-5920-9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091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5 毫米×235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印 数: 5000 册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920-9

定 价: 59.00 元

前 言

从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爱伦·坡发表《莫格街凶杀案》至今，推理小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作品不断问世，有长篇巨制，也有短小精悍的万字佳作。可以说，爱伦·坡奠定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柯南·道尔完善了侦探推理小说，使其达到顶峰；而英国作家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则以其坚定的科学探案精神，成为现代派推理小说的先驱；日本的推理小说，相对西方来说虽然它起步较晚，但写作技巧惊人，涌现出许多名震世界的大作家。所有这些长足的发展，都使推理小说从消遣、娱乐的普遍定义，转型为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特征功能的写作方式，是智慧的象征，时代愿望的体现，更是时代思想的表达。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更适于解构解谜，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阿瑟·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横沟正史、森村诚一等一批世界级的推理大师们，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诡谲的氛围营造、缜密的逻辑推理，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不仅使推理小说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们，而且还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侦探事业的读者，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推理小说，不仅可以收获新鲜离奇、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其中的天才构思与推理的创意手法，更开启了一段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十分有利于磨练敏锐的洞察力，提高思考力和判断力，从而使读者受益一生。

然而人生匆匆，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穷经皓首式地遍阅推理大师们的所有作品，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有效地了解世界推理小说，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编者精心编撰了这本《世界经典推理小说》。书中精选世界当代著名的短篇推理小说 55 篇，从不同风格的作品中，读者可以一览世界短篇推理小说的全貌。这些作品分为“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解破密码诡计，寻找真相”、“洞察幽微、智缉真凶”、“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五个部分。每一篇都演绎着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离奇事件的发展方向，将让你瞠目结舌；滴水不漏的精彩推理，将让你欲罢不能；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将让你叹为观止……在这些动人的故事里作家不仅把侦探描写得有血有肉、令人惊叹，其塑造的罪犯往往也各具个性。他们对破案过程细节的描述与挖掘，无论于案件的本身，还是周边环境、事件氛围，都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书中呈现的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别具特色的叙述手法，无不展示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将带给你独特而又充满快感的阅读感受。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资参考、学习、研究世界推理小说的范本，也将使你经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这是一部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令人瞠目的诡计、超越常规的阴谋与谋杀、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为一体的精心雕琢的作品集。其中的险象环生、惊心动魄、谜团迭起，宏大的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故事所呈现的步步凶险、步步陷阱、步步推论、步步为营，更会让你不知不觉沉迷其中，在纷乱的迷宫里探索智慧灵感的出路，体验真相水落石出的快感。尤其令人称绝的是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令人震撼和沸腾的魔力，甚至残忍的激情，将带给你以无限激荡与震撼。

当你翻开这本书，你将开始一段奇异的旅程，这里有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这里有天衣无缝的杀人阴谋，这里有无法规避的人性盲点，这里有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你将和最著名的推理大师一起，面对一个个无法预知的世界，经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事件。

推理小说魅力无限，只要拿起来，就永远放不下。

目 录

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	1
斑点带子案	1
梦	11
杜姆多夫事件	28
逃出十三号牢房	37
密室里的行者	61
解破密码诡计,寻找真相	69
跳舞的人	69
美国首都凶杀案	86
凶杀案! 有没有?	92
死前留谜	104
洞察幽微,智缉真凶	116
疯狂的茶会	116
阿里巴巴的洞穴	132
紫苑奇案	149
事不过三	161
都柏林神探	167
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	186
狗的启示	186
开往明天的有轨电车	201
愚人之毒	215

心理测验	225
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	240
身份案	240
五个钟表	253
冒名顶替的代价	275
失踪者	291
摆渡人	305

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

斑点带子案

阿瑟·柯南道尔

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夏洛克·福尔摩斯衣冠齐整，站在我的床边。通常，他爱睡懒觉，而现在才七点一刻，我诧异之余朝他眨巴了几下眼睛。

“对不起，华生，这么早就把你叫醒了，”福尔摩斯说，“但是，咱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说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情绪相当激动，坚持非要见我不可。现在正在起居室里等候。如果年轻女士大清早就出来在伦敦东奔西颠的，把还在酣睡的人从床上吵醒，那必定是遇到极棘手的事了。这可能是一起有趣的案子，你愿意从一开始就参与吗？”

“亲爱的老兄，我说什么也不愿失掉这个机会。”我答道。我匆匆地穿上衣服，随同我的朋友来到起居室。一位女士端坐窗前，她身穿黑色衣服，蒙着厚厚的面纱。见我们进来，便站起身来。

“早上好，太太，”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的名字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副手华生大夫。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就像在我面前一样，有什么话尽管说。请在壁炉前坐坐——瞧你在发抖哩。”

“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那女士低声说道，不过还是坐到了离壁炉近些的地方，“我是因为担心，福尔摩斯先生，是出于恐惧。”

她说着，撩起了面纱。她脸色苍白、憔悴，露出惊惶不安的神色，目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动物。她看上去还年轻，但头发已花白。夏洛克·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这一看心中全有了数了。

“你不必害怕，”他温和地说道，“有什么事我们很快就会处理好的。看得出来，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

“你认识我？”她吃惊地问。

“不，”福尔摩斯说，“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你一定很早就动身了，而且乘坐过小型马车在多条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些时候才到达车站。”

那位女士怀着惊奇的目光凝视着我的朋友。

“没什么奥妙可言，亲爱的小姐，”他笑了笑说，“你外套的左臂上，有七处以上溅上了泥土。这些泥迹都是新沾上的。只有小型马车才会溅起这样的泥土，并且只有你坐在车夫近旁才会溅到泥。”

“被你说对了！”她说，“我是早上六点钟前离家的，六点二十分到达莱瑟黑德站，坐上开往伦敦的第一班火车。我听一位朋友，法林托什太太说起过你，她对我说，在她急难的时候你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你能不能帮帮我？目前我拿不出钱酬劳你对我的帮助，但在一个月之内，我就要结婚，那时就能支配我母亲在遗嘱中留给我的钱了。到时候我就能把钱付给你。”

“太太，我曾经为你的朋友尽过力，同样，我也乐于为你这个案子效劳，”福尔摩斯说，“至于钱，有意思的案子本身就是酬劳。所需要的费用呢，你可以在合适的时候，随意支付就是了。那么，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难处。”

二

“我的名字叫海伦·斯托纳。”来客说，“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英国最古老的家族，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中，在世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你也许听说过我继父的家族吧？”

福尔摩斯点点头：“这个名字我很熟悉。”

“这个家族一度是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最近几代罗伊洛特家族中子嗣都生性懒惰，挥霍无度，酷爱赌博，大多数财产和土地都被他们输掉了。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二百年老宅外，其他都已荡然无存。我的继父无法指望靠这点产业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借到一笔钱，去学医。后来去印度，业务非常繁重。可是由于他性格暴躁，盛怒之下，他殴打一名仆人致死。这是一起极严重的丑闻，他被判了长期监禁。后来，他返回英国，变成一个性格乖张的人。

“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时遇见了我的母亲，娶了她。她原是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我母亲再婚的时候，我俩只有两岁。我们的母亲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一千英镑。她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交给罗伊洛特医生管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我们婚后，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钱。

“八年前，我们回英国不久，我们的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此后，罗伊洛特医生带我们一起到斯托克·莫兰他家族的庄园生活。我母亲遗留的钱足

够我们在那里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继父不与镇里的人交朋友，而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深居简出。每当他外出，总会与遇到的人发生严重的争吵。人们一见到他，无不避而远之！与他接近的只是那帮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他们就在他作为家产的土地上扎营。他大部分时间都与从印度运来的动物厮混。他让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使得村里的人更加害怕了。

“我和姐姐朱莉娅没有朋友。说起来哪个愿意来我们家做客呢？几乎没有仆人敢来我们家干活。所以一切家务活都是我们自己来做。我姐姐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可是她早已两鬓斑白，和我现在一样满头白发了。”

“你姐姐已经死了？”福尔摩斯问。

“是的，”斯托纳小姐说，“她是两年前死的。我来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害怕我也会碰到同样的遭遇！”

“请接着说下去。”福尔摩斯道。

“我和朱莉娅唯一的乐趣就是我们被准许去霍洛拉·韦斯法尔小姐家做客。她是我母亲的姐妹。两年前，朱莉娅在圣诞节到她家去，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兵，并和他订了婚约。我继父对这桩婚事，毫无异议。但是，在预定举行婚礼之前两周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夺走了我亲爱的姐姐一命。”

福尔摩斯的身子一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到这里，他半睁开眼，看了斯托纳小姐一眼。“请再说得详细些。”他说。

“我俩就住在那座老宅子的厢房里。其他的房间都关闭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起居室都在宅子的中间部位。卧室全都在一层的厢房里。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第二间是朱莉娅的，第三间是我的——三个房间连成一排。这些房间没有相通的门，而房门都是通向一条共同的过道。三个房间的窗子都朝向草坪。你听明白了吗？”

“非常明白。”福尔摩斯答道。

“发生不幸的那个晚上，罗伊洛特医生早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过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就寝，因为我姐姐能闻到从他烟斗冒出来浓烈的印度雪茄烟味。雪茄烟味害得我姐姐好不难受。因此，她来到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些时间，和我谈起有关她婚礼的一些打算。到了十一点钟，她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但是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

“‘告诉我，海伦，’她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过有人吹口哨没有？’

“‘从来没有，’我说，‘为什么问这个？’

“‘前几天深夜，清晨三点钟左右，我就听到过轻轻的口哨声。我被惊醒。我说不出那声音是哪儿来的。’

“‘我没听到过，’我说，‘一定是草场上那些吉卜赛人吹的口哨声。’

“‘我也这样想。’她说，‘好啦，反正小事一桩。晚安。’她对我笑笑，接着把我的房门关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

“钥匙？”福尔摩斯说，“你和姐姐是不是通常都锁门的？”

“总是这样！有猎豹和狒狒，要是晚上不锁上门我们总觉得不安全。”

“是这么回事。请接着说。”

“我睡不着。那天晚上，外面刮着呼呼的风，雨点噼噼啪啪打在窗子上。我始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狂呼惊叫，是我姐姐的声音！我冲到过道。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口哨声。稍停，又听到啞啞一声，仿佛是一块金属掉落的声音。我跑到朱莉娅的房门前时，听到我姐姐的门锁转动，房门打了开来。我姐姐出现在房门口，她的脸由于恐惧而变得苍白如纸，整个身体摇摇晃晃。我伸出双手抱住她，可是她跌倒在地，像是正在经受剧痛，身子翻滚扭动。我弯下身子，听到她发出凄厉的叫喊，‘唉，天哪！海伦！是条带子！花斑带子！’她手指向医生的房间，我奔过去，大声喊我的继父救命，半道上正碰上他朝我们这边奔过来。他赶到我姐姐身边时，我姐姐已经不省人事了。尽管他尽心抢救，她还是死了。”

“你敢肯定听到那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斯托纳小姐说，“我肯定。”

“你姐姐还穿着日常的衣服吗？”

“没有，她穿着睡衣。她的右手中有一根烧过的火柴棍，左手里有个火柴盒。”

“这说明她点过灯，并向周围看过，”福尔摩斯说，“这一点很重要。警察来调查过了吗？”

“来过。都彻底调查过了——特别是因为罗伊洛特医生的暴烈性格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们找不出任何明晰的死因。朱莉娅的房门是反锁着的，窗子由带有铁杠的百叶窗护着，每天晚上都关得严严的。烟囱也是闭上的。四面墙壁都没有发现漏洞，地板也一样。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只有我姐姐一个人在房间里。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或别的暴力痕迹。”

“会不会是被人毒死的？”福尔摩斯问。

“几个医生为此做了检查，但查不出来。”

“那么，你认为她是怎么死的呢？”

“完全由于恐惧和精神上的紧张引起的，”斯托纳小姐说，“但是我想不出什么东西吓了她。”

“她提到‘花斑带子’，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有时我觉得，那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时说的胡话。有时又觉得，可能指的是一帮人。譬如说指的是那帮吉卜赛人。一些吉卜赛人头上就戴着带点子的头巾。”

福尔摩斯摇摇头，像是这样的回答不能使他满意：“那是两年前的事，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一个月前，一位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珀西·阿米塔奇向我求婚。我继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我们商定在今年春天结婚。两天前，这所房子西边的厢房开始修缮，从我这一边开始。所以我只好搬到朱莉娅住过的房间去，昨天夜里，我躺在她睡过的床上，回想起她的遭遇。试想，在夜深人静时，我突然听到轻轻的口哨声，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子！我跳了起来，点上灯，但是什么也没看到。我穿上了衣服，天一亮，悄悄溜了出来，跑到镇上，雇了一辆马车，送我上了火车，下车后又直奔你这儿来了。”

“你这样做很明智，”福尔摩斯说，“我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假如我们今天到斯托克·莫兰去，我们是否能在你继父不知情的情况下，查看一下这些房间呢？”

“可以，他今天要进城来办事。”斯托纳小姐说，“他到傍晚才回家。”

“好极了！你可以在下午早些时候等我们。到时候你不会不方便吧？”

“不会！跟你一番谈话后，我的心情轻松多了。我盼望下午能再次见到你们。”她说罢把黑面纱拉下，蒙住面，走了。

三

“华生，你听了有什么想法？”我的朋友问。

“看来，这事还挺凶险哩。如果这位女士所说的情况属实，地板和墙壁没受到什么破坏，人从门、窗和烟囱里是钻不进去的，那么，她姐姐死去时，她无疑是一个人在屋里。”我答道。

“那哨声是怎么回事？那女人临死时说话又作何解释呢？”福尔摩斯说。

“我说不上。”

“答案就在这些细节上。所以我们才得去一趟斯托克·莫兰。我要亲眼看看那个地方。且慢！怎么回事？”福尔摩斯问。

说话间我们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一个彪形大汉堵在房门口。他那张脸被长年的阳光晒得皱纹纵横。他那尖细的鼻子和一双凶光毕露、深陷的眼睛，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只凶残的老鹰。

“哪个是福尔摩斯？”彪形大汉问道。

“我就是，”我的朋友平心静气地答道，“你是哪位？”

“我是斯托克·莫兰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彪形大汉说。

“果然是你，”福尔摩斯说，“请坐，罗伊洛特医生，请坐。”

“用不着！我的继女到你这里来过，她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今年这个时候天气还这么冷。”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

“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罗伊洛特医生嚷嚷道。

“不过，我听说番红花开得正旺。”福尔摩斯径自接着说，像是没有觉察到这家伙肝火正旺。

“你以为可以把我搪塞过去？”这人大吼起来，“我听说过你，福尔摩斯！你是个无事生非、爱管闲事的家伙。”

福尔摩斯“咯咯”一笑。“你这话挺逗人的，医生。”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请把门关上，因为有一股穿堂风正吹着哩。”

“我把话说完就走！我跟踪斯托纳小姐来到了这里。让我这就跟你把话挑明了：别管我们家的闲事。我可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你瞧这个！”他向前走了几步，抓起钢拨火棍，用他那双大手把它折弯。“离我远点儿！”他说罢，扔下折弯的拨火棍，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我的块头没有他大，”福尔摩斯哈哈一笑，说道，“但是假如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我会让他看看，论手劲，我可以跟他比个高低。”他说着，拿起那根拨火棍，猛一使劲，就把它重新弄直了。

四

我们赶上一班下午早一点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坐在车上，福尔摩斯告诉我，上午剩下来的那段时间里，他找到了罗伊洛特太太的遗嘱。她死时有一千一百一十英镑的钱，但后来只有七百五十英镑了。她两个女儿出嫁时每人可以有权得到二百五十镑。如果这两个女儿都嫁人，罗伊洛特大夫的收入便大为减少了。

到达斯托克·莫兰后，斯托纳小姐匆匆赶来迎接我们。

“我们已经有幸结识你的继父了。”福尔摩斯说。他把她走后发生的事告诉了她。不幸的斯托纳小姐听了，吓得脸色发白。

“天哪！”她喊了起来，“他回来后会怎么样对付我呢？”

“别担心，”福尔摩斯说，“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现在，我们得动手干起来了，让我来看看那些房间。”

这座古宅是石头砌的，房子中央部分高高耸起，两侧是弧形的厢房，像一对蟹钳向两边延伸。一侧的厢房窗框都已经破碎，钉着木板，房顶也有一半坍塌了。另一侧的厢房要好得多，窗口装着百叶窗，烟囱上冒着烟。一端的脚手

架表明，那里正在装修，但是没见到工人的踪影。福尔摩斯在厢房前的草坪上来来去去，仔细地检查着窗子。

“这是你过去的卧室，”他指了指，问，“当中那间是你姐姐的房间，挨着主楼的那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吧？”

“说对了，”斯托纳小姐说，“不过现在我就睡在中间的那间。”

“明白了，”福尔摩斯说，“不过墙的那一头似乎完全没有必要非修不可吧。”

“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她说，“我相信那只不过是找个借口，要我从我的房间里搬出去。”

“哦，”福尔摩斯说，“三个房间靠过道的那一面有窗子吗？”

“有，不过都非常窄小，人钻不进去。”

“既然你俩晚上都锁上自己的房门，无论如何没人能从那一边进得了你们的房间，”福尔摩斯说，“现在，请你到中间那一间房间里去，并且拉上百叶窗。”

她照他吩咐的做了。福尔摩斯费尽心机想打开百叶窗，就是打不开。他拿出放大镜，检查了合页。

“全都挺坚实的。”他说，“没有东西钻得进去。进房间看看去。”

斯托纳小姐现在在做卧房的那个房间——过去是她姐姐的那个房间——看来十分简陋。房间很小，低低的天花板，房里装着一个大壁炉，这样的壁炉在许多乡村的房子里都能见到。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只五斗橱，另一角放置着一张窄窄的床，窗子的左侧是一只小桌子。此外，还有两把椅子，加上房子中间铺着的地毯，便是这个房间的全部陈设了。福尔摩斯搬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默默地把房间上上下下看了个遍。

“铃在什么地方？”他指了指床边的一条粗铃索，铃索挨近床头，索上的流苏实际上就搭在枕头上。

“铃在管家的房里。是几年前装的。”

“是你姐姐要求装的吧？”

“不是，她从未动用过。”

“看来实在没有必要在那儿安装这么扎实的一根铃索。”福尔摩斯说，“对不起，”他说着，又拿出放大镜，趴下身子，十分仔细地检查地板和墙壁，不放过一寸地方。然后到了铃索前，目不转睛地打量了好一会儿。末了他抓住铃索，使劲一拉。

“这只是个摆设，”他说，“没有接上线——绳子刚好是系在小小的通气孔附近的钩子上。”

“多么荒唐！”斯托纳小姐说，“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

“多怪！”福尔摩斯说，“这房间里有几处十分奇怪的地方。首先，造房子的

人为什么把通气孔开向隔壁房间的墙上，完全可以开在外墙上的？”

“这通气孔也是新近开的。是和铃索同时开的。”斯托纳小姐说。

“这些变动太有趣了，”福尔摩斯说，“没有铃的铃索，不通风的通气孔。现在到你继父的房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宽敞一些，但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简朴。一张小床，一个木制小书架，满是书，床边是一把扶手椅，靠墙有一把寻常的木椅，一张圆桌和一只大的铁保险柜。福尔摩斯在房间里绕了一圈，全神贯注、兴致勃勃地逐一做了检查。

“里面是什么？”他敲敲保险柜问道。

“只是一些文书，”斯托纳小姐说，“里面的东西我见过一次，那是几年以前的事。”

“里边不会有猫吧？”福尔摩斯问她。

“多么奇怪的想法！”这位女士说，“不会的。我们不养猫。我们家只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

“不是吗，印度猎豹也差不多算是一只大猫，”我的朋友说，“可是，我敢说满足它的需要，地板上那一小碟牛奶怕不怎么够吧。”他仔细地检查了椅子，特别是椅子的面板。后来有样东西引起他注意——那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小赶狗鞭子。鞭子是卷着的，而且一端盘成一个圈。

“这件事你怎么看，华生？”福尔摩斯问。

“一根普普通通的赶狗鞭子，”我说，“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成结？”

“并不那么普通吧？而且也没有狗。啊，天哪！这真是个罪恶的世界。斯托纳小姐，你得仔细听着，并且不折不扣按我说的办。”

“我一定照办。”她说。

“你继父回来时，你一定要假装头疼，把自己关在你姐姐的那个房间里。我们会待在外面监视。晚上你听到他进去睡觉时，就把百叶窗拉起，窗子别关上，在窗口点上灯，给我们发信号。你把自己锁在自己原来的那间房间里，夜里我和华生就待在你姐姐的房间里，调查那古怪的声响。”

“你已经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了？”她问。

“我想我心中有了数了，不过我还需要证据，”福尔摩斯对她说，“你要勇敢些，按我的吩咐去做。会没事的。”

五

我和福尔摩斯待在离房子安全的一段距离内，监视着这座房子。“你刚才看到的東西一定比我看到的要多得多，福尔摩斯。”我们在守候的时候，我说。

“没有，你我看到的東西一样的多。不过我只是多推论出一些东西。”

“除了那根铃索，我没有看到其他更怪的东西。”

“你也看到那通气孔了吧？”福尔摩斯问。

“许多房子都有这种玩意儿。再说洞口是那么窄小，连个耗子也难钻过去。意义不大。”

“啊，意义大哩。”我的朋友说，“这全表现在时机的巧合上：打了一个通气孔，悬着一根索子，一位睡在索子附近的小姐的死。难道你就没有注意到那床是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吗？即使那小姐想移动床，她也无能为力。那床离通气孔和铃索又那么近。”

“这可真是件怪事！”我承认道。

我俩继续监视着。大约到了十一点钟，我们看见灯光亮了起来。

“那是给我们的信号！”福尔摩斯说，“我们得悄悄行事，华生。严加注意，决不能松懈。事关我俩和那位小姐的生死！”

我们从窗子钻进了房间。福尔摩斯坐在床上，藤鞭放在身边，旁边放了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台，我坐在椅子上，手边放着手枪。

过去了几个小时。我们既没点灯，也一声不吭——只是坐着，全神贯注，注意每一声响动。村里的钟敲了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三点刚过，我们听到那医生的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开水壶冒出来的轻轻的咝咝喷气声。福尔摩斯跳了起来，点上蜡烛，用他那根藤鞭猛烈地抽打那铃索！

“你看见了没有，华生？”他大声嚷着，“你看见了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就在福尔摩斯举手挥鞭并大声嚷嚷时，我听到一声低低的口哨声。我朋友的脸色变得死一样苍白，充满恐怖。他停止了抽打，眼睛注视着通气孔。突然传来我有生以来未听到过的最恐怖的尖叫声，撕破了夜的寂静。这叫声越来越响，后来渐渐变小，最后成了回声。

“完了，”我的朋友说，“咱们到医生的房间看看去。”

福尔摩斯点上灯，到了前厅。他敲了两次罗伊洛特卧室的房门，里面没有回音，他转动门把手，我俩走了进去。

闪烁着的烛光下，我们看见一幅可怕景象。保险柜门开着。旁边坐着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他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睡衣，两脚套着拖鞋，膝盖上横搭着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条怪异的鞭子。他后仰着头，他的一双眼睛恐怖地、僵直地盯着。他的额头上绕着一条异乎寻常、带有淡褐色斑点的黄带子。

“带子！花斑带子！”福尔摩斯低声说，“花斑带子！”

就在这时候，那条带子蠕动起来，扭曲着，一看原来是条硕大的毒蛇。

“往后站！”福尔摩斯大声喊道，“这是一条沼泽地蝰蛇！印度最毒的毒蛇。人被咬后几秒钟内就会死去！”说话间，他取过赶狗鞭子，甩过去，用活结套住那条蝰蛇的头，一下扔到铁保险柜里，“砰”的一声关上柜门。这一声听起来就像是斯托纳小姐此前描述过的金属落地的声音。“咱们这就把斯托纳小姐安排到安全的地方，”福尔摩斯说，“然后报警。”

六

我们送那丧魂失魄的年轻女子去了她姨妈家。警察调查了案子，得出结论：罗伊洛特医生是在玩危险的宠物时致死的。福尔摩斯另有见解，但什么也没说。在回伦敦的火车上，他对我道出了全部实情。

“我几乎犯了大错，”他说，“这说明：收集充分的材料是何等重要！斯托纳小姐所提到的吉卜赛人、印度猎豹和狒狒几乎让我误入歧途。我早就知道有个通气孔，因为斯托纳小姐提到过她姐姐闻到那医生烟斗冒出的烟味。但是直到见了房间，见到房内的铃索、通气孔和那张被螺钉固定的床，我才明白通气孔真正的作用。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蛇。蛇可以钻过通气孔，沿着绳索下来。当然，不能保证蛇第一次就会咬到那小姐。所以医生就训练蛇一听到口哨声就回来，然后赏它一碟牛奶。他试了好几次，终于咬了她。他也图谋日后加害海伦小姐。法医没有注意到朱莉娅小姐身上细小的咬痕——那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我检查了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后发现更多的线索。对他的椅子的检查表明，椅子紧靠通气孔，我便了解到他常站在椅子上。发现那条赶狗鞭和那一碟牛奶更使我确信有蛇。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哐啷声，我意识到，那是他继父把那条危险的宠物关进保险柜时发出的。今晚，我听到这畜生发出的咝咝声，我相信你一定也听到了，我知道，蛇来了。我马上点上蜡烛，并抽打它。打得蛇立刻沿着绳索爬回去。”

“是通过通气孔回去的。”我说。

“不错，”我的朋友说，“无疑，我这一阵鞭打过去把毒蛇激怒了，返回去扑向它的主人。这样，我无疑得对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间接地负责——不过，我是不大会为此而受良心谴责的。斯托纳小姐已安全无事，最终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了！”